

卷之六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輔軒紀聞

紀遼餉

馬疋四五六七八五箇月名爲放青月馬旣放
青矣又折與以草乾此銀可復買草到馬腹否
惟有各衙門標下馬與運馬或不便放青然卽
以一萬作不放青照新例每日三分共五箇月
止用草乾銀四萬五千可也十一十二正二三

五箇月實給草數每束五分筭亦應費餉五十餘萬然亦半取於屯而量加於採屯共五萬人卽一人取草二十束便可千萬計且九十月之採青也馬兵自採自給矣凡此步兵所採歸之何處今關外未嘗不積有屯草秋草皆將官留之折塞馬兵於四五六七八放青之月而沒其草乾銀者卽馬不盡宜於青草亦有應量給乾草馬不盡宜於秋草亦有應量給穀草總之屯與採通融調酌以裕之原自敷也

王陽明設法於南贛有每營以千餘金留爲營本者月餉偶有斷時准各以手本開借每兩止月利二分此月之餉出卽扣之不以二分免其二錢乎今十萬兵卽以十萬金分貯之各營堡以爲官貸而省其私貸月利二錢乎在立十人一竈共食之法決不許寄食於舖家亦省半費七營中營房照此置柵管本照每夜使把總查入兼省嫖省賭也本色因招買之苦定爲七本三折搭放法以爲民也而兵更利甚蓋兵惟本

爲急用而實時有願糶以得折者與其賤售於
鋪何如官濟以銀且要以我爲平常不使鋪操
其權凡本色於海運通屯收熟之時最賤官儘
以本色給兵兵以卽原單賣鋪家已虧米價及
冬春運停屯盡官倉竭矣又欲以折色給兵兵
買之鋪家而又增半價不展轉收利於鋪而兵
日窮乎故議爲三七之設不必泥定逐月搭放
但將三分折銀操之自官隨時察宜本賤儘與
之留本本貴卽與半留折使兵日贍足而不知

紀兵餉 三秦

頻年以來歲苦于荒郡邑之輸又急于遼而緩
于秦蓋有一二年不得餉者有三四年不得餉
者夫窮邊絕徼蕭條千里寒風驚沙裂膚慘目
大以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而衣糧所
支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且臨鞏地方地瘠
民貧差繁賦重今宜急請額設京運飛輓速發
清查本省民運星運輸將以補其所欠濟其所
急又查民運之在州縣者何以缺解何以累逋

尋其不足之根洞其受病之故一清州縣狐鼠
之奸以濟三軍庚癸之號又復清查各處倉庫
有無那借有無侵欠有無倫支有無泄損又復
清查各營衛軍丁某某在城某某在邊某某著
伍某某不着伍某某催替某某并催替而無之
某某代替某某并受代而不替某某隱占某某
虛冒因而查其所給錢糧核其虛實均其勞逸
酌其緩急可也且自臨鞏以及於洮岷軍屯民
田大勢皆在山阜故旱地恒居十八而水田十

不得二三焉雨澤不能恒若故歲豐少而歉多
豐則錢銀間可以易斗穀而歉則斗米價至五
錢每軍月糧四錢五分每丁月銀七錢而以茲
區區之月銀市此如珠之貴米而况餉銀缺至
一二年將何以市茲斗米也殆至課而復議那
借議搜括而軍又已驕矣今再宜令司餉者凡
監收所在自鹽糧外每歲秋成動給糧銀一半
糴收豆麥照甘肅事例雙月給糧單月給銀豐
年一月之糧可抵荒歲三月之用庶上不匱而

下有資豐有餘而歎亦足且給餉以給其應得之糧也既係應得彼豈甘心於缺又豈肯甘心於尅今宜著爲功令每先月放後月之餉卽偶不繼亦當遵月不過五之例監收者豫取各營堡應支下月軍馬文冊行令中軍等官一員領餉而卽令本官當堂將銀鑿兌照名逐封監收者仍遣廉謹衛官一員同該中軍到營唱名逐發仍于寬厰處所先編隊伍分列以俟且因以清虛冒并以驗年力焉月有定期放有定則而

營伍亦肅人心帖然不然缺者不給尅者不禁則衆實有口甚於防川一營作偏處處效尤一夫矯命一國作亂一旦安撫失宜必且集亡命之徒挾番虜之勢乘機烏合噬臍何及竊恐遼東有事徵調西陲西陲有事更徵何地番虜制勝藉此軍丁丁離軍叛更藉何人故餉缺之於先則軍饑給之于後則軍驕饑則譟驕則亂是

不可不爲之深長慮也

不可不爲之深其責也

... 軍... 丁... 軍... 又... 人... 姑... 婦... 之... 父... 京... 才... 事... 始... 歸... 西... 州... 西... 州... 亦... 事... 東... 始... 何... 此... 音... 親... 地... 之... 封... 外... 番... 賦... 之... 權... 來... 歸... 高... 合... 難... 制... 何... 又... 解... 恐... 其... 繼... 命... 一... 國... 非... 一... 且... 安... 無... 大... 宜... 必... 且... 兼... 十... 命... 限... 來... 買... 日... 海... 公... 州... 以... 一... 計... 於... 計... 以... 以... 以... 一... 曾... 亦... 庶... 人... 必... 却... 然... 不... 然... 始... 始... 首... 不... 餘... 故... 首... 不... 齊...

屯政

侵欺之弊難以枚舉第所以致此極者皆因額設屯田派坐甚遠幅隕甚廣一畝在冊十畝在地軍產民產相錯其間屯伍之官不能照管大半爲豪民所占蓋地廣而賦輕故豪民喜得入手卽報新墾于州縣而屯地自此消滅矣中間不肖之人或典或賣或暫佃一時久不能贖則豪民假而不歸卽今鳳陽人戶明言典買不畏律法之嚴其故習可知也惟在憲示各府州縣

令其有知情者許赴本司告首只是一書一從單騎清查務得復此故業實職願跋涉從事者也夫田地久已失額而米麥仍復徵輸則官安得而不疲軍安得而不斃兼以疊罹災殄各官有賊糧不得願以世祿之身棄印而逃削髮而遯如百戶李雄孫元松等者又先年有胷頸自縊如百戶汪承祖等者卽今解院一驗淒酸之狀迥然可見者也欲甦久疲惟請折色蓋屯田缺額籽粒無幾所輸米麥必求糴於富戶富戶無益於國有害於軍不如永行折色

一議禁包收夫

祖制軍則納糧官則食俸國足軍足法甚善也從來伍官無經手之糧不過僉定軍吏旗甲預報本司登簿查比在伍官則催軍吏在軍吏則催旗甲在旗甲則收花戶本色則運赴倉廩聽屯官監收折色則交納屯官寄庫類解具批本司掛號轉部法最嚴謹後因不肖伍官嗜利

包收所報軍吏旗甲俱屬詭名倩棍聽比各官
挺身捱延不曰催糧未到則曰侵糧逃走甚則
捏文申究以爲搪塞而所回報者則曰隔涉州
縣潛逃民村終無結審之日今務要殷實之人
赴比如旗甲不到卽責軍吏吏旗不到卽責伍
官三卯不遵不納定以伍官侵欺治罪解究更
曉諭各屯軍旗務照舊例自行輸納勿聽伍官
恐嚇包收如有包收不遂生事刁難者許赴告
究

一議禁輿援夫包收之官逋糧多者每投匿于
各衙門聽用動稱公差提比不出稍一嚴催則
從中肆謗或有出比而明示以不可犯之態畱
守一官安敢大破情面萬一不能相諒則貝錦
售矣此爲負隅之虎莫之敢撻者也

一議禁巧避夫巧避之奸包收籽粒盡侵不納
卽未及收租之期亦減半作完而預收其利一
騙入手百計鑽營僉報幫運縱運務已完亦潛
竄他所或逗遛京師致竟不得其人一比而印

官屯官私相容情竟不肯提其家屬卽欲問之
軍吏旗甲而督引無人誰肯承之請憲禁各衛
印官不許受賄朦朧開送運糧亦不許該運把
總受賄私喚凡有起送幫運必先開報本司取
其家屬在官聽比然後准行如不報家屬而私
送幫運者該衛官吏俱以賄究今以前運去各
官宜悉查確逋糧之數呈實批發該衛聽各運
官回伍徵收冊報庶不以無根無影之人虛占
屯種且藉以責成衛官

一議禁把持益屯伍之家治舉業少一有遊泮
卽爲空谷之足音聲勢固甚赫也其賢而愛鼎
者固有而不肖射利者亦多遇有缺員徑奪伍
印不官不舍縱肆包收不赴納不赴比拘其家
屬而不得拘其軍吏旗甲而不能有時挺然出
官則托稱辭印免妨儒業在上不知待爲佳士
而奸計贗詞總成畫餅蓋彼輩聲勢赫奕把持
挾制不敢代收花戶亦不敢別納反得却侵欺
之名而受包收之實

紀屯田便宜二策

或曰今天下屯田貿易隱占不可勝紀以東南言之納官之數民田多屯田少屯田盡歸于官其利不償也將付之不問乎有二策焉運軍最苦多至傾家以各衛之屯田酌各衛之運軍亦一策乎衛官之俸每月一石以屯田一畝抵之官既省候糧之苦而國家亦減頒祿之費或亦通融一策乎以此爲式量衛官之多寡與屯地之盈縮有餘者以待斟酌然非盡還之于官

不可

紀鳳陽屯

夫鳳陽南自定遠北抵宿州三百五六十里間舊額軍民田地大略相半今赤地不毛其高阜處如定遠靈璧諸地歲苦旱災而大店任橋洪塘湖一帶下隰又患水沴民旣多逃盜亦時起宜於鳳陽府添設通判一員專董其事先踏勘所荒之地不論軍民悉改屯畝首定其界次阡陌之次廬舍之仍畱中都京操班軍數千名令

其偕婦子比屋而居卽以隊分爲居處官給牛種督之開墾在高阜者多濬池塘下隰者廣爲溝洫寬其三年之租比及三年議收租種一二年間可得良田數千頃矣夫專其官則事權一而殿最易課定其界則疆域明而紛爭可息減畱班軍則耕作不費招捩官給牛種則畚鍤不勞自辦山塘蓄水永無旱魃之虞原隰導流自免商羊之患寬其稅則軍不畏其賠租徵其種則官不憂乎靡費况農隙可以操練南北咽喉旣增數千人之護衛成熟可以多獲根本重地又增千萬箱之儲糧無便於此者况徐州爲水陸要衝議者欲設重兵久矣今宿之去徐僅一百七十八里而遙聲勢易通緩急有濟是徐州且增一犄角寧第曰屯田之利而已哉

紀揚州屯

揚州一衛有左中前後四所額有屯田千百餘分每分舊僉壯丁一名督以管屯指揮操點訓練以衛本郡城池無事植戈而畊有事奮矜而

鬪無何屯政弛屯操廢兼併於軍之刁悍者侵
沒於民之豪惡者卽歲納夏秋籽粒亦多逋負
而累及屯官嗣是屯丁無可恃始立民營矣民
營設而四方游棍滿據行間平居恣口而食遇
有警報掉臂去矣歲費軍餉數萬以養茲魚潰
烏散之衆于緩急乎何有况維揚一郡南接大
江東臨巨海 陵寢門戶漕運咽喉倭奴一水
可通嘉靖中倭繇通泰犯廣陵焚殺最慘確係
江北第一險要之關後增遊擊營官兵一千員

名分防倉庫運道猶自相安近復新添多營十
羊九牧相率爲非倘能力持屯冊按屯而丁有
是屯卽有是丁有是丁卽有是餉硤瘠可變爲
沃壤游惰可轉爲精強興屯之利剔兵之害道
無踰此耳時而防運則萬無扼吭之虞時而防
倭必有堵截之績他如上年呂四場海寇彭小
老將之焚掠漁船梁塚場大盜王虎等之劫擄
商竈斷不然矣第此屯也奸民之射利日久遽
難盡核姑許照例輸丁以事操練則暫爲寬假

以聽其便敢有恃強匿占又藉賢有司嚴申三尺不爲豪右撓其成庶軍復耕耘之業而廩餼自充官有捍禦之人而虛冒漸去或亦救弊之急務也然廣陵俗競華靡不務耕織一歲不熟則饑再歲不熟則亂殊無自固之策故特揭屯而言之意畎畝有蓋藏也然屯之利不止此而兵之害寔基之第在揚言揚耳

每屯軍一名給田一分薄徵糧稅子孫世守今日屯法大壞官舍欺奪豪強兼併有一本管而

占十數分者矣有一豪強而占五六分者矣貧弱之軍苦無寸土其管屯操官員夤緣鑽刺冀得一差甫領任得些須常例卽謂事已完矣官則高坐私家軍各閒散安逸間恐物議下營點閱不過老弱更多催倩以朝廷大事爲嬰兒戲具務要從實整頓嚴以衛所細查某衛某所屯田若干屯軍若干凡被官舍豪強占併者一清出卽廬鳳淮揚江北一帶一望無際何下百萬畝若能每田一分揀精銳士一名許其承

佃老弱者不得冒領本軍裹糧赴營操演家屬
在田耕種自贍各選廉能官員以任其事隊伍
中有武藝精熟者優賞陞用力弱無用者卽行
革退追其田畝另選本宗驍勇代之本宗無人
不妨別戶代役卽以其田給種誠當 國家用
武之時所在撫按從實會議更番飭行總計天
下四百九十餘衛二千九百餘所計屯田之所
獲與屯軍之名目可當九邊什倍之用

紀南京兵屯

夫金陵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租課十八
石卽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
石以餉城守之軍後議者憐屯軍輸納之耗費
乃令以十二石存畱自贍止納六石是屯軍旣
食餉之卒矣又設屯營三十四處軍之多者約
三千有奇寡者亦七八百人屯田御史歲委官
操練自正月以迄三月而止是屯軍又宜練之
卒矣迄于今日食餉猶故而操練徒虛文也何
也御史所委之官不過附近各衛管屯指揮兼

攝之而已指揮不過開操之後計軍索免操錢而已御史又以路途寫遠不便巡閱第憑一紙之開操一紙之止操而已間委州縣正官又不過偶一查閱而已則安用聚此屯卒爲衛弁肥橐之資也哉宜請專設屯操都司一員屬御史之節制而專督於三十四營另立營總之上再於南京大小各營挑選教師四五百名畀之計各屯之多寡足三千者爲一營如其不足不妨較屯地之遠近或併二合三聚爲一營挑選精

悍勇力者每營或五六百名將教師分給各營令其因材施教藝都司巡歷考驗藝精并賞及教師藝疎并罪及營總都司聽御史之考課而薦劾之二三年之中必得精兵數千夫軍原食餉非若招募之費財卒原應練豈比更張之擾法有官專督而責成定有師教練而技藝精或調用於遠方彼有坟墓妻子之顧戀則逃脫有所不敢或調用爲城守彼有田園廬舍之愛惜則奮勇自爾爭先有分練之營總則與屯官之兼攝

者不侔有連坐之賞罰又與納錢免操者迥異
增官也而非冗官練兵也而無餉費

紀浙江海屯

寧區之金塘大榭台區之玉環石塘皆懸海山
田週圍數百里舊有居民 國初因倭亂遣入
內地近有耕者皆輸粟勢豪而地亦未盡何如
以附近軍民耕種稍寬其一二年開荒之稅至
三年而取之督以專官豪強不得吞入歲可得
租數十萬且僅搭草厰以蔽風雨各備軍器以
應不虞海寇登山其利在我伏兵可以收奇功
今旋議旋罷皆委于招寇而棄之可惜已

紀楚屯

楚之衛所七十有奇屯以石計至三十九萬五
千有奇而衛卒單弱莫楚爲甚屯歸烏有也倘
一清之如因本軍絕世而屯歸帥領者或豪強
兼併者此可竟出以還軍者也如因本軍得價
而售之官民者當觀本卒能贖與否如不能則
當于清出絕世之田內取其入以爲值或借補

于一伍之中合而取贖後又取本田所入以還
一伍而田亦可歸本卒矣法當先簿責帥俾按
籍而報某衛所軍幾屯幾存者幾亡者幾而後
如法索之則屯可復

紀關外屯

屯田於關外更有說焉假使奪民田以與兵屯
民既無家復令無產則厲民趨營兵以屯民田
既親弓矢又服畚鍤則又厲兵何如選其精銳
者以實行伍而令老幼歸之阡陌每夫給田三
畝有力者聽其自耕無力者量給屯本秋成時
俾五人供一兵之用一兵受五人之養無事則
民得盡力于耕牧兵得優游于訓練有事出所
訓練之兵以應敵收所耕牧之民以守城以遼
安遼隨以遼養遼此不可助軍餉之一班乎

紀邊屯

臨河甘蘭四衛界在虜羌地屬荒漠高者爲坡
爲嶺非石則砂下者爲崖爲川非砂則水然而
民之糧地軍之屯田咸在是也故求平地丈不

得尺焉求沃壤尺不得寸焉幸而雨暘時若尚有粒米之收不幸而時雨稍愆盡成不毛之野遂至耕者半荒者半不毛而賠糧者半追併而逋逃者半種種苦情不可殫述至于軍屯更復難言蓋緣當日起科視民爲重而半年食屯需餉已輕今但得充伍卽不乏軍而又欲加征實難安堵且如甘蘭兩衛地俱在蘭孜孜一念先問屯政蓋嘗履畝而視之山山而度之而磽确砂磧如前所言滿目荒涼於心甚惻因思營平

分方略乃遊兵充入金城益畜積信如今日其何爲計偶以大閱歷過西涼諸地乃見京坻之象盡屬膏沃之區因而考求是乃河湟之地而昔者營平畱屯之處也始知其駐金城而倚河山之險非屯金城而上便宜之略益信臨河一郡之地在昔在今原皆不可爲屯也不然今涼州已有增屯矣西寧方議加糧矣區區裕國豈敢後人亦時勢之無可奈何萬非得已耳雖然興利利也除害亦利也琴瑟不調必起而更張

之事固有宜損之以爲益而更其不便以成大
便者達識之士若祇以奉功令唯謹不詳計利
害有如臨蘭不幸萬一有七年之旱九年之水
啼饑號寒人不堪命亡命之徒一旦不逞狡虜
強番乘時窺釁則催科之令適促之反耳攷唐
志馬政始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其後又以隴西
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置八坊爲會計都領
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然則此故唐時牧地
也而今以爲屯使軍食之豈不過哉

祖宗之意無亦曰此屬吾姑令之自食以守吾
城耳而孰知今日者催科無藝殆不可爲命矣
然則此屯可議減乎將何以補此缺之額也曰
不得已則姑以區區之民糧益之若然則民糧
之缺額又何議也曰頗聞古今屯田皆在塞外
及附近畿輔之地今近言之河以西旣可議增
矣遠言之則榆關以外前屯中屯錦義諸處皆
豐腴地可爲屯而兵多又可爲墾爲守木賤又
可爲庾爲倉矣又順永薊遵豐潤玉田諸處其

間民田不過十之五而餘皆爲草場地糧不當
民賦十之三而差不及焉蓋先朝所以牧馬
者實皆沃壤盡被隱占今誠遣一風力才幹大
臣一一清出可得糧億萬萬此奚翅足以補臨
蘭缺糧哉又頃者永平而東爲奴孽所殘戮者
叛者田產在焉若以清查所得永爲三輔游兵
新設之資又裕如矣

紀邊屯

自邊將得請官田以自便謂之曰養廉而屯田
愈缺葢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軍任
其賦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田于勢要而欺隱遂
多欺隱旣多不得不攤稅于佃軍而包賠愈苦
此隱匿之弊也自衛所之官各佔軍餘而屯軍
愈缺衛所苦于屯卒之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
苦于衛所之誅求而逃亡相繼甚有人在而田
不識處者矣亦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佔
役之弊也自邊臣變亂屯政每畝必於取盈而

屯田愈廢甚有阡陌未成而名已在冊播種未熟而吏已至門此催科之弊也况沿邊之田沙石過半則憂在土西北之地旱魃爲虐則憂在旱秋水時至百川暴漲則憂在水其要在乎清理隱匿嚴勾餘丁計人授田計田起租不越二年成效可觀仍復出養廉之膏腴者而均之開荒蕪之湮沒者而種之當事者無徒按之簿中而疆理必考察實者無徒覈之名色而塋界必清以經歲一河之費開沿邊百萬之腴則畝畝皆露積也捐三年坐食之儲爲一年力食之用則疆界皆壁壘也

紀遵化屯

遵化自經焚戮生齒彫敝田里荒蕪爲今日計誠莫如議屯爲便然屯之術有二曰民屯曰軍屯軍屯不若民屯爲愈何也諸軍係名尺籍習於游惰一旦驅之力田不習也然民屯亦不易言矣其必廣募他處之有力而善農者畫地而耕隨其地之肥磽而議其輸納此上策也而又

不可必得也其次則莫若就土著之民而分布之量給牛種大約授地二頃必給牛一具種二十石工力食用或幾許俟收穫之後共計牛價幾何子種幾何而薄取其值不越二年務期完納二年之徵輸視地之肥瘠而分上中下等或者賦輕而民亦樂從乎然又不敢必也故給牛種一事亦未可輕議也雖然民屯勝軍此時負城而居者盡軍也馱馬縱橫不時出入田間小民豈能與之爭乎故又當於各營之中挑其老

弱不勝戰者於城外十里內立爲營田若古井田之制各守其疆界毋令侵越一步無事出耕急則收堡蓋軍離城不遠不止便於城守且不
得散之村落以爲地方害也至若各鄉之地斷斷乎不可容一軍一兵縱其咆哮無人之境而飛食小民也抑有田則必有居今遵城廬舍半爲軍棲卽有屯民安所容之計請金錢萬數千附城之處廣置營房數千餘間令屯軍星羅棋布錯趾而耕比閭而處勿使與城市居民爭出

入焉

盧邑幅幘褊小僅十一屯社其間民地止一千六百六十五頃五十一畝有零非若灤州六十七里遷安二十七屯社之曠邈也然而徵糧有則內解外供之需額不容缺時不容緩今議叛地改作屯田前報白養粹地四十二頃九十五畝二分崔及第八頃六十九畝八分楊熠地四十六畝九分孟喬芳地三頃八十畝楊文魁地三頃五畝五分五叛共地五十八頃九十七畝四分均改爲屯則屯稍盈而民益縮惟正之供亦隨而虧額矣

或以前項叛地大張榜示曉諭民間凡有力而願買者買之照例徵糧無力而願佃者佃之照例輸租其佃種之法上地每畝納糧五六斗中地每畝納糧二三斗下地每畝納糧一二斗草束亦隨糧數輸運則民必樂從而地無荒蕪稅有常額公私兩有便益矣

招民佃種於正額糧銀之外量加租稅計上地

可徵租糧二斗中地可徵一斗五升下地可徵一斗此責不費牛種不煩督責不論旱蝗水澇而坐收其利者也更有直截之法士民有願買者照估價以售目前得價既可充餉將來條額且不虞辦納之無人亦一便也

天下有舊屯有新屯所謂舊屯者卽各衛所之軍屯也縱令逐一清查不過足軍糧宜于兵餉固無升合入也竊聞開榆關內外以至迤北迤西一帶沿邊之地大槩俱係沃土而棄之視若

石田焉

夫國非徭役供用何從措出地無人民徭役從何征求遼民禍奴者十之八九僅存者不足十分之一錦州義州右屯有可屯之田而無人墾蓋州復州有可鑄之礦而無人開金州海州三岔河口有無限之魚鹽而無人收其利止倚京運海運以爲命脉豈經久之長策也南衛廣寧假如費百萬之帑金爲十萬之兵餉再發五十萬之物價爲安家衣裳器械物料之費能復此

地山可賦海可煮土可毛其益我國家奚啻
萬鎰豈僅僅百五十萬而已哉

紀關門外鑄錢屯田

關門月餉聞歲以數百萬計盍若移餉鑄錢而
卽以錢給餉度鑄錢之息每一百萬可溢二十
萬遂可減司農之額或以供軍前別需總之利
在上也至於月餉散錢又無砍鑿折耗之患則
下之利更普矣他如硝磺銅鉛關門內外各有
出產之處誠取之有道可用而不竭所省帑金
又不貲是不加餉而餉有餘之議也關外斥莽
開墾莫非膏腴今非不言屯也但無溝塗封植

之界隱匿自潤旣無可稽查胡馬長驅又無可
攔擋盍若申著爲令每地五十畝畫爲一坵四
面掘溝深濶各二三丈一則計坵可以科地其
利小一則地網如鱗虜騎驍騰無所逞其利大
自關門至寧遠止留一大路自寧遠而東經右
屯至三岔河留一大路自寧遠而東北經廣寧
至黃泥窪對過留一路路傍亦俱深溝溝外每
十里設一土寨每寨伏大將軍幾位滅虜郎機
鳥銃幾百門撥兵士幾百名守之暗傳號令凡

遇虜至並不許放砲洩漏軍情派守已定然後
從大路揚兵直趨河上佯作渡勢誘奴西追令
軍士許退不許進度虜騎盡入弇中方發號砲
各土寨中伏砲以次齊發奴有子遺乎奴滅而
西虜自然就我戎索是不交兵而全勝之議也

錢法 三秦

今欲爲權宜以足國用則策無過于鑄錢者秦則不獨苦餉且苦賦不獨苦兵且苦民餉不給則士苦脫巾賦不供則民苦剝膚加以驛遞近奉新議未免矯枉之過十減其六疲敝之役益愈難支竊嘗鯁鯁過計以爲餉匱而兵流於賊賦急而民流于賊若郵符餼廩裁而驛卒輿阜廝養之徒設又流而爲賊賊亦不勝數矣此中銅價平于京值遂下有司條議以上有利無害

勉湊工本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或謂六通之衢
有妨制錢而秦自關隴以西萬山插雲千崖懸
壁車不方軌人鮮摩肩臨之錢東不踰關西不
踰河民間小錢槩非官製故民亦甚病之今以
肉好易其脆薄旣于民便而黃白權宜之間卽
是利源不息之道耳是役也以買銅則每百斤
價銀十二兩或十一兩或十兩零五錢上下焉
以買倭鉛則每斤價銀或一錢五分或一錢二
三分上下焉嘗悉數之大約每淨銅一百斤倭

鉛三十一斤四兩配搭入爐鑄成錢得一百一
十一斤計一萬八千五百文餘二十斤四兩作
折耗而其內用沙鍋五十具石炭四百餘斤木
炭十餘斤約價二三錢不一各匠夫工食銀約
二兩五錢若以八百文准銀一兩則每爐本銀
二十四兩除諸費外得息大約五兩此子母之
可權者也而以行使于民間則半新半舊之兼
用以納糧于官府則半銀半錢之兼收此公私
之攸利者也至若近日朝廷令所在官司得

開採銅以供鑄局其利便有進於此者矣開採之宜亦可得而言焉大凡銅鑛產於石山之中或高四五尺濶二三尺一條旋行如龍蛇狀內有銅鑛外必有礪苗按礪爲卩字今之小兒髻爲卩角是卩爲髮之餘故礪必有苗爲之餘從苗上開一洞口用鋼鑽打入深則二丈淺則丈餘再深則黑暗而不可見底方始得礪從頭挖取每得礪百斤用木炭百斤將礪燒煉一火成銅礪二火成黑銅三火成淨銅每礪百斤上者

燒銅十五斤次者十二十一不等其用錘手并燒爐匠共二十名每日給工食共銀八錢用造飯運水夫二名每日給工食銀六分用幫扯提礪小夫四名每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用鋼鑽三十根每根鋼二斤日耗一斤約銀一錢以上共費銀一兩一錢約得銅鑛二百斤而又用木炭一百六七十斤約價四錢三火成銅三十斤則共前項費銀一兩五錢是每斤大約費本五六分可爲半於買銅矣而要以地中偏礪有多

少米炭諸件之有貴賤難以一槩論也
錢法之弊繇於私鑄者多舊萬曆錢每文重一
錢二分今新鑄錢重止八九分是以私鑄者每
每買萬曆官錢鎔鑄私錢襍以鉛錫輕薄幾與
古之鶩眼同官私襍行是以奸商當舖轉而爲
奸有時行則私錢得與官錢並價此錢在舖戶
者多而欲出也有時不行則私錢二三文折官
錢一文此錢在舖戶者少而欲入也此輩操其
利權小民因而受害宜嚴加申飭官錢必照萬
曆錢一錢二分重每文一釐十文一分凡在官
稅課紙贖俱許錢納如舖戶貿易用私錢者治
以重罪官錢行則私錢自止

今戶工兩部俱有錢局而問其銅價則甚昂矣
煤炭貴矣工役衣食之物又貴矣而所行之錢
則反賤矣母貴子賤所獲能有幾何莫若設一
錢局于楚之荊州就楚賦內割二十萬金付之
鑄局使其買銅鳩工以爲鑄本而黔蜀所產之
銅辰坑所產之鉛順流而下荆江承之鑄局以

時價收之荊州煤炭如土魚米地土役易于取
給江漢淮潁無所不通半天下而皆受其委輸
則行錢又便也

天啓年有南鑄之錢有以一折十之錢初行之
民未以爲苦也而弊源在有司蓋上者下之倡
有司愚民之耳目也况幣有出有入流而不息
故曰泉府而有司之於新錢也出則一切以之
發於民納則一切不收一文民見有司之不收
也則以爲無用物遂闕然不用待其告擾則昧
心以枷笞之每至聚市而譁棄市而逃因紛紛
稱病稱不可行矣有司爲此亦有二或爲貪或
爲矇蓋錢分高低則有貴賤出納之間因而漁
利其自飽者貪也飽猾胥者矇也

紀錢法

昔元主忽必烈以錢與鈔問劉秉忠秉忠曰楮用于陰錢用于陽沙漠爲陰華夏爲陽國家起沙漠而臨中夏宜用楮幣不然四海不靖是以終元之世止行鈔法而不鑄錢及至正間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而天下遂亂卽今民間古錢並無勝國年號自可見矣我太祖雖嘗以科場落卷打造寶鈔然二百年來惟錢行而鈔不甚行秉忠之言益驗矣

紀鑄利

鑄之在南北都皆約利五分關上輸銅脚價多
安可扣定五分之利使人莫敢涉手也應減定
利爲三分且本少轉多猶可若本多轉少卽以
五十萬銀取利十五萬亦可矣願安得五十萬
本乎竊以銅必善調商人使不虧其銀卽與餉
司作通融前半月移銀收銅卽後半月有錢抵
餉一轉移間稍得利卽足斷不可扣定重利也
惟扣利少始可召商買銅惟現買銅始可與餉

司通融否則何從辦銅亦何從辦銀

稅利

近例馬兵一名月扣朋銀一錢二分只論騎營
每營馬二千是一月卽肩二百四十四兩之朋
銀矣若其倒馬再量追椿銀二三兩不等是倒
馬二十匹亦有四五十金之椿銀也儘足買補
二十匹之數矣二千之馬月例一分卽應十箇
月倒盡豈可再踰一分乎况又有步兵每名扣
六分之例前議買屯牛無銀暫借步兵之朋買
焉然責屯者秋收償還則仍可歸原項用耳但
須設循環月銀貯廳庫決不可卽收將官以恣
侵牟也

查核京營損失議

何謂併舊則破爛之盔甲損壞之腰刀滾刀鐵
靶鎗等應另爲改造者是何謂安置則各甲以
地上堆垛而爛以屋雨滲漏而爛爲造木架以
堆積之各火藥以乾燥而虞其觸發爲埋藏地
下以鎮靜之以空地另造火藥庫掘地理藏則
兩者應另造木架窖屋者是夫營軍十萬餘計
營馬二萬餘計官俸軍糧馬料百餘萬計何等
重大而祇托之數武臣卽職方司有驗軍而軍

不可問也卽車駕司有馬政而馬不可問也卽戶部有糧廳而收放祇受其成卽巡視有科院而錢糧強半不掛號賢否總聽彼愛憎止是戎政協理一人虛寄其尊於諸武臣上無一可與商確者承上啓下曰六副將而六副將者非其倦飛而還則其養俸而出層累而下之把總書識俱惟總督椽房爲主如登答冊會查冊六副將自造而自矛盾之按此爲查餉鐵鋼失二萬四百餘兩申請釐飭也

紀京營捕營

國門之外而五七十里之內皆禦人之場矣或二三人或四五人或一二十人跨馬持弓遇行旅而盡劫所有不則立膏於原野或借貸於富室傾囊而去傳聞頗有營軍莫若責成營官一軍爲盜罪及隊總罪及中干議及將領各庄村不可不立保甲之法也捕營專以擒盜爲主都城以外或三里一撥或五里一撥務令撥撥相望有零盜則零擒之有羣盜則羣擒之甚有

深林之內孤村之中緝訪窩盜當出其不意而擒之或捕營把總於城外要害之地輪流居處往來不時稽查如把總玩愒撥軍坐視當以軍法究處在京營能禁其爲盜在捕營能擒其爲盜民獲寧止商便往來矣

紀京營四衛營

三大營軍選懸無鞘之刀插無羽之矢寅集辰散以爲故事猶曰以一人食一人之糧也至若各爲四衛營勇士營籍同餼羊人類軒鶴卽有人焉皆受粟公家買閒私室莫若以四衛營勇士營軍丁皆分布于三大營核實操習使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餉易省予一餉受一餉之實而兵益精

紀練戰兵

一分信地練凡地不同形則營不同勢戰不同法如阻山利於埋伏倚水利於火攻險隘利於步軍平地利於車騎宜各就其所便者深爲圖而預爲備選定某將長於此發駐某地某將長於彼發駐某地信地旣分各授方畧使之如法練習則耳目熟手足便心志安臨敵不忙一面有一面實用

一分營隊練凡兵所以逃陣者以營寨不固如

行人無家戰一不利無所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憑高山大川或聯戰車火車或結木柵坑塹以爲營選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時近時遠以爲爪牙勝則率然盤踞之勢也卽不勝而有營可歸較之亡命野竄者遇賊殺遇獲亦殺人誰敢逃營定矣再議隊一隊各練一事如中堅定策前鋒直取後勁疾趨左右翼策應中不得練前後左右之事前後左右不得練中之事夫定而練則有專攻矣不侵而練

則此不旁驚彼不掣肘而愈專矣一月紀律不紊三月技藝精熟必勝在我何憂兵逃

一分南北練如山陝兵

川湖兵

河浙

兩廣兵

遼兵

羣聚一處聲音不相通

精神不相屬卒而臨敵乘危忌勝往往有之謂宜南將統南兵北將統北兵使各識其嗜欲各惜其甘苦而後將與兵親兵與將親

一分伎倆練懸十科以來之玄機先覺徒薪借著者爲一科精研三式要言奇中者爲一科默

奪造化妙運風雨者爲一科鼎舉千斤猛伏三
虎者爲一科疾足神行日數百里無梗上杆無
梯踰牆趨險跋山如乘犇馬者爲一科入水不
沒無炬夜行遇舟鑿沈逢寨放火者爲一科草
行蒲伏善作犬吠寂入寂出偵探賊情者爲一
科慣說夷語善造誑言密出口外散楚引降者
爲一科苦肉示信陰事爲媒賣降打細反間內
應者爲一科通曉蠱法佯作膳夫潛施慢毒坐
收奇功者爲一科果隨材器使破格任用今天
下豈遂無人應者

一分器械練勾頭砲狼牙棍袖弩飛石皮盔皮
甲多不知用按勾頭砲乃守城第一要器取其
下打賊不能薄城謂宜每城五塚設砲一門專
兵演守自足金湯狼牙棍乃格鬪第一利器入
面鋒稜鎗刀有時鈍折而棍獨縱橫不壞且凡
有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必久而後習也袖
弩在袖人所不見拾矢連發卽見亦不及避人
人宜挾之以防身飛石遠飛百步勢若霹靂賊

攻我從城內飛出賊守我從城外飛入著木木
折著鏃鏃斷著人人爛川兵善用之最宜做其
制多蓄軍中皮盔皮甲以漆和砂雨水不能透
刀箭不能傷且費省而輕便一一如法造練

京營練兵

汰兵在汰冗食之兵故餉足練兵在汰老弱之
兵故兵精此其故人人能言之而卒不能行之
者何也徒言而未得其肯綮耳今欲汰兵若過
於張皇則譁若仍因循則怠過於紛更則亂若
仍玩愒則窳今京營請以四季汰老弱則不張
皇因舊例許更替則不紛更今未嘗不汰准其
子婿甥甥告替然衛所補軍卽有精壯當隸籍
者而官旗多方需索非費數金歷數月不得走

牒了諸衙門事未沾升斗已不勝借貸之苦故營伍久虛壯勇難得縱有孟賁烏獲無數金餽官旗非耐心守數月終不得廁名於版籍壯士顧肯爲之用哉莫若預檄諸衛所某衛汰去老弱缺伍若干名准本軍引壯丁替役定期告示某日補軍聽總協大臣會巡視科院兵部驗軍主事戶部驗糧主事率諸衛官旗或詣演象所內公同選補立石輕重三等以試其力弓弩兵器以驗其技各記其年貌立冊某衛補若干某所補幾何隨即取其收管驗軍廳卽日照冊驗收驗糧廳卽日照冊起糧巡視科道卽日照冊上號總協軍門卽日照冊收管不終日而六衙門之事畢矣如此一日便得壯丁若干行之數月則三營皆壯勇之士矣汰兵而營伍不虛更替而新舊不擾

練禁兵

錦衣一衛隸籍者不下四萬先年萬指揮曾簡三千而團練之號曰禁兵營夫此三千人者無

月糧之費無召募之費安家之費羣聚而訓練之不特可以懾外夷窺伺之心抑足備禁城緩急之用奈何魏璫以內禁兵之制易之而外禁兵營之設迄今猶未復也

揚州屬京操

文皇帝北遷京軍單弱而移中都山東河南等處共二十七衛所軍定作春秋二班循環更番都司統領扎付指揮千百戶等官各率本衛所隊軍赴京無事則看守城池有警則隨營調用

承平日久流爲姑恤班軍到京惟在內做工則奸人乘機作侵盜計矣卽以揚屬三衛四所之軍弊言之京操軍一名例佃領屯田一分自行耕種甫起身先領安家糧銀一兩二錢到京又解給大糧銀二兩四錢每月給米四斗又領鹽糧賞賜一軍記算京操半年共領糧銀六兩何嘗有負于軍也詎遭各衛所有等奸軍巧立衛總名色掌握各項錢糧夤緣領班劄付串全隊長坐衛賣軍科歛私貼正身赴京工操者十無

一二抵京則關同京棍名曰債主將衆軍行月
糧銀先入債主之家零星借出銀水八折月利
加三領班官意在侵漁卑詞請教乘黔遼之亂
倡言操軍到京不援遼則調用愚軍信以爲真
規避脫身遂爾願貼者不啻八九貧富不等賍
入割付衛總隊長之私囊錢糧盡爲債主奸人
之魚肉及過堂交軍催覓四外流移權宜應點
如遇工操事亦如之且言高郵衛春班八百一
十三名揚州衛秋班六百零三名春秋二班每
軍做工止輪兩個月所催之人每日不過工食
五分共領銀三兩則每名每年除得錢賣放外
尚侵尅糧銀三兩二衛共侵銀四千三百有奇
矣况自泰昌天啓崇禎元年三蒙

皇賞每名共銀八兩以一千四百一十五名軍
算之則共賞銀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兩而此項
恩賞各軍俱無正身歸于何所揚屬如此他省
衛所可知請乞兵部咨行撫按將各軍清查褫
革老弱挑選精銳一半卽以老弱屯田糧銀併

給精銳選委廉能官員操練如遇輪班率領上
京務遵

祖制照舊防守聽調如遇退班回衛照常操演
防護本處地方此係土著精兵有家有產決無
逃亾之虞

練專營

選鋒戰兵宜專練二營選將官之智信仁勇嚴
者領之于忠肅如是訓練在將則多給家丁令其毋尅剝兵
食在兵則加厚月糧令其毋內顧身家專一練

習各人擦掌以待戰平時撫待有體訓誨有方
上下一心如手足之捍頭目一領行糧卽刻就
道

練竈丁

國家備禦之策非西北虞邊則東南虞海顧備
邊外之邊易而備海內之海難何也邊之外夷
虜環居猶可以垣墉限威力制也若海之外玄
菟樂浪昔嘗爲中國患迄今海不揚波者七十
餘年至于濱海諸場灶丁動肆殺戮而盜賊又

比比勾引興販致釀邇來海賊王虎之變焚劫空數百家之財屠殺喪幾百人之命况大灶小灶之爭十年未解乎此海中一腹心患也淮之南北有上下中三十鹽場皆邊海斥鹵延袤數百里而遙卽漢吳王濞招娛遊子弟煮海富強倡亂地也勝國之張士誠卽草堰場竈丁也其場密邇丁溪至今兩場之人每歲首必持械而爭以爲年例歿傷亦所不恤此則流弊之一徵也但其人朴直其氣果敢棄之遂爲龍蛇練之

可爲貔虎計在端表率乎嚴防範乎練竈勇而兵不必募移營署而將不必選也此安竈卽所以防倭制陸所以禦海也表率者何分司之官也蓋十場各設運判一人督催鹽課職雖會計其臨馭則郡邑之守令也百里提封九邊軍餉實主持是而灶丁榮瘁具爾瞻也豈可以白眼之貲郎任之朘削日工催科日急風俗日偷灶產日瘠又重之以雨暘不時煎煮失望誰甘溝瘠而不爲興販劫掠之事乎所以有前日之亂

也在昔分司專以甲科當其任弘正間禮部觀政進士徐鵬舉特擢中十分司以理學倡化頑俗時有王心齋崛起其間陶樵率皆入道今雖窮亂而安豐富安等場絃歌之聲尚未絕也今誠擇廉威之吏使之各安本業則風厲之司宜重也若防範則有保甲法立里曲之長嚴比閭之稽非種必鋤邁俗必勸而又設械聚兵歲教月練平居相助于守望變亂卽壯于干城况理學之淵源未盡泯也諸場各有灶勇每十場以

一千總統之一場立一百總其官皆土人其餉則鹽羨原以濱海之地防倭寇也不猶九邊防虜兵乎相沿旣久其人不任干戈耳目不聞訓練名存實亡一旦迫有倭患三十場海口在在可犯可蹂如掘港餘東之諸洋小海之茅花墩東台之丁美舍劉莊之北團皆嘉靖倭奴闖入之處也天啓壬戌當事者慮及于此則設灶勇守備以中式武舉任之使練三十場之灶勇募民兵六百爲防守教練之選鋒最善策也乃今

駐札揚州距場數百里顧名思義設官謂何曷
不卽以所統之兵移駐于茶場近海之地南聯
掘港大河諸營北聯丁美廟灣諸營相爲犄角
爲邊海之長城卽以土人千總別選二三科武
舉及實職之有膽略者充之教練各場灶勇總
隸守備與餉兵一體團練如謂道里遼遠不能
兼三十場則灶勇守備止統中十練之上十則
掘港守備可團練也下十則廟灣遊擊可團練
也如此沿海皆可用之兵海口有金湯之固卽
鹽盜亦不能竊發矣海內安則海外可防民生
遂則煮海不擾鹽課足則邊餉無虧此一舉數
利之道也

自淮安以達天津其地薄海多鹽場鹽場竈丁
恒以勇力聞昔曾率之禦倭今宜從竈戶中選
其壯健者充之合計各路鹽場其竈丁亦當踰
萬因而寬之以利卹之以恩賞則倍于官兵罪
則輕于衆犯務使其心樂爲我用于是北至靜
海南至利津鹽場旣廣而竈丁亦衆驅之海濱

可以禦倭守之于淮復可禦盜軍衛之屬協以助之而得無關之隘鹽課之徵減以利之而得不食之兵糧運可以無虞中原可以強固

磁兵

磁營原額毛兵一千勇兵一千武兵止六百名月餉二千餘金毛係嵩雒汝陝鹽礦之徒勇乃招募土著之卒而武兵則各州縣之衙役是也大約磁營毛兵以千爲止勇兵以千爲止其府武兵散之三府各州縣俱食本等工食大約亦以一千爲止武兵仍隨府營操練每歲值春秋蒐彌之際本道檄取到磁合操一次則磁營之兵不期年而可得精銳之三千矣無事保障兩河有事聲援三輔計固莫便于此

衛兵議

各州府通衛指揮千百戶若干員與國同休戚受恩旣沃圖報當殷其前後左右中各所軍丁不知若干人官而出衛管事軍而管船運糧已各勤於王事無論矣至如每祖軍一名蔓延軍

餘或十丁或百丁俱爲軍籍在衛當差富者勸
索常例貧者喚給使令祇爲私圖不爲國計豈
聖祖置衛設軍之意也合責令該所印官督同
本所閒官查軍餘年壯勇力者若干人無容隱
漏刻期操演卽以本所屯糧量供軍餉富軍求
逸者責令供一軍之食以補其餉之所不足及
至操演技精報名造冊合於操場較藝果有一
可當十百可當千者本軍倍加兵糧重用而該
所官亦以此見其殿最卽當獎薦以鼓其精進
之志則各衛所軍不啻巨萬計而惰軍皆精兵
矣

兵制

清查營伍簡汰老弱嚴革占役痛祛影射申禁
迎送擇其精壯者爲騎兵次爲步兵驍勇者爲
戰兵次爲守城之兵皆于平時操練習慣居爲
壁壘出爲行陣坐作進退之有方戰守攻取之
有法合練而成師成旅分練而一器一藝又如
長短欲其相濟刺衛欲其兼施則五兵並用無

執一偏又如弓弩火器更番迭放長鎗短刀因
力量材則泛應不同無執一局風行雷厲谷虛
響應豈與夫執袴之子烏合之衆同年而論功
哉

紀省兵

火藥軍器弓箭等局匠一千若按實功尚三百
且營兵原有兼匠造則繇局脩則屬營可耳又
工沙兵八百其沙兵二百爲運船到岸扒沙進
口必不可已者若工兵既有班兵盡可省也又

運夫一千六百內有海運陸運站運撫運輻運
五項運之者駝騾牛驢也夫尚可減五百是雜
兵實四千而足也又班兵坐八千此薊鎮十二
路之兵而借用于遼者歷年多借薊邊盡塌大
稱不便且每每秋班到遲又寒迫無濟通計薊
鎮春秋兩班共兵四萬今不若議定每年春秋
借八千而此得實益彼不盡妨然止算糧半年
作兵四千是已上并雜兵而止八千耳又有大
同固原每歲入衛石門路兵共三千此兵多孱

而類班兵止可守路無他用議有移其本糧之
半并此地原額永餉新增遼餉儘足募二營爲
常兵何必相苦乎此外則鎮協營堡戰守之實
兵矣前布局內定關鎮二萬前鎮一萬七千寧
鎮二萬三冲各一萬二千共三萬六千是合鎮
協營堡實戰守兵九萬三千也并雜兵班兵入
衛兵一萬一千是通計兵十萬四千而無項不
備無項不足卽以步兵兵每名每月一兩四錢算
可省折色二十二萬餘并米八萬便省餉三十
萬又省其兵并可省其千把百隊及統領之都
守若干餉也此後惟有收集屯民立爲鄉兵更
不可再議增兵也此後惟有召募丁壯頂換老
病亦不可再言銷兵也或有在標在堡而止千
止百者仍以千爲千總百爲百總五百爲把總
豈必有異按此實之不知可省幾許千把百隊
并幾許守都遊叅并幾許加銜守都遊叅也

紀虛冒

如嘉靖初京營軍月支米八萬石今倍三矣兵

不加多米數轉添以此推列鎮宿兵六十萬關
內外十二萬江東十五萬其餉亦復如是然按
之冊籍則森然覈之行伍則索然財力有幾能
堪若輩之乾沒乎此虛冒所當嚴也

紀軍詐

或割殘卒以邀功或拾斃虜以圖賞改頭易面
妄異雍齒之封或尾其去而回首揚旌或潛爲
歸而假作唱凱捏鬼擬神謬作之反之狀

紀恤死

已斃之遊魂衰草無依方殘之羸卒飛焰可燼
委道傷而莫恤棄荒丘而誰掩父母旣不能以
爲子而妻孥又何恃以爲天羽化無踪寃聲四
起士卒且謂之何哉是必將歿可封士歿亦可
賞千金之駿骨一收則何駑馬之不可以空群
也生者有家歿者亦有子一場之忠孝不泯則
何螳臂之不可以奮也生時固有貴賤歿後
原無大小是矜恤一款尤屬秉鉞者喫緊

調川兵紀事

劉綖初出願多調川兵部裁抑之中途一揭得請乃已仍量增加此部誤也劉用川兵如戚用南兵宜盡如其請以損他省應募之額乃拘于按地派兵之例挫失機會至今日則川兵又不可恃矣何也將非其人也最可笑者調兵止欲足數不酌時宜而川湖貴三省土司之外別有無主苗民如紅苗犴獠仲家者近歲多調用之遼之始壞也安與彭同調水與蘭同調以世仇

殺之人並馳而入國門如沿途脫逃進不能到
遼退不敢歸穴誨之叛耳故有預慮報怨貴州
以梗塞雲南者余十年前向人亟稱之在今除
調川湖兵別無他策宜亟選川將俾所在訓練
各爲一軍以此占將之能庶不至挾所重而道
遙也

錦衣舊聞

武臣世爵自公侯而下卽數錦衣文臣如于忠
肅公其扶危定傾之功而當年身後之蔭止於
外所一正千戶迨其後也亦止陞襲外衛指揮
比至萬曆年乃始更定錦衣指揮蓋文臣得一
錦衣若斯之難也况邦政條例非親斬不世襲
乃文臣無論崇卑或稍奏捷必蔭錦衣而武臣
卽百戰沙場身膏鋒鏑之元戎止蔭外衛不平
孰甚焉

紀軍中神器

如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强遠則力弱
所以夷虜之箭必近發必奇中而中國反是謂
宜今後習射不用張鵠只以尺許長小圓棍置
地四十步內射之則棍自轉動射到矢矢中棍
射賊必無虛發矣

如用毒藥欲緩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軍食而
死後軍相戒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
於慢毒趙王如意以十四日死宋江諸人以五

日死皆慢毒也今日得五日十四日之毒相機
中之奴之入吾殼也無算矣

如用毒烟夫烟之入人也耳目口鼻其實四爲
毒甚於藥今輒置不講何也彭天祥火龍書無
不精備雖其人以他事去試做其制而盡其長
何以誘賊而使之必趨何以錮賊而使之必受
何以蓄烟而使之暴發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
何以伏兵要截而使之突烟犇潰者不得免竊
謂此烟賢於十萬師矣

如用蒺藜試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迎賊
之來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
地不效無草地不效須置於沙草相間之地蒺
藜卽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而後
蒺藜得妙其用徑寸之鋒躡千里之馬兵未有
奇於此者

如用刺馬鎗馬非盲自櫻之乎人非盲聽馬櫻
之乎不櫻則鋒雖利不能加於馬也謂有必中
之法二焉日將曠引賊入隘以刺馬布其歸路

而隘之盡處砲弩隨之賊必却走晦暝路崎刺馬塞路安所避之此用隘之法一也賊來要路掘地爲乾河密布刺馬而引水瀦之我軍隔河列陣佯作渡勢賊必衝突而來一入水中刺馬如林未有不櫻其鋒者此用水之法一也其鎗中更貫毒藥馬中不救

如用絆馬索以韋繩爲之內貫鍊線三條一取其堅一取其懸翹當路馬來易犯卽賊知爲索不知內藏鍊線難割也每一索釘一橛每置小刺馬一具長一尺五寸馬被索而蹶其鎗直刺胷腹必立斃蓋賊馬出必用甲馬蹄必用鍊脚而蒺藜之用窮故又須用索器分用則勢窮合用則毒熾也

如用戰車自來稱有足之城不飼之馬列營必須之但利於平地不利於山險更有說者我倚車往而彼以火輪來我恃車上之鎗砲打而彼以鍊騎衝則車之用窮謂宜於車外埋伏刺馬一層火砲三層軍士輪直又遣游兵出沒遠哨

俟賊來著刺馬畧阻驍騰火砲相繼而發賊必潰而走不敢近車卽近車而車上鎗砲又發矣如此而後營如山立深入無虞亦相兼合用之妙

紀火器

火器爲中國長技臨時射打不熟皆因平時習演不慣今以招募烏合一旦臨戎心膽旣不練器手不相習坐致將士爲擄而以火器資敵又不特盔甲馬匹已也使奴得之反以攻我今後

凡火器必先得人勿得輕嘗輕試一切招募烏合萬不可用所用火藥不必合成將硝黃灰料各自盛裝臨時旋配旋用庶不致火燥之虞卽不幸爲虜得之彼不知配合爲藥是亦土羹耳

紀禦倭刀

倭之刀最精利長六尺兩手兩刀共長一丈八尺雖左刀以木假之然其右之真者亦足以殺人而無敵故中國之畏倭者畏其刀也而制刀之策一切鈿棍短兵俱不濟事必用丈八長鎗

蓋刀能傷人不能自衛惟長鎗可以乘其破綻而人之故禦倭以長鎗爲上其次則用狼筈等器因刀雖快利一有兜礙便不稱手昔年任兵憲殲倭于婁門外陸涇灞出狼兵之鈎刀手則以兵憲密囑諸軍以兜礙之說於是皆用青布水漬之俟倭相近撒去倭刀粘滯不便揮使而鈎刀手急自地滾去鈎斷其足先鋒旣死餘眾辟易是日殺倭三千皆用計以制其刀故也至於北虜所長在弓馬馳騁禦之必用水戰昔倭亂時河北驍將宗禮少林僧月空皆以馬步不便宗死于阜林月空死于齊女門外故自來譚禦北虜者皆云當效南方浚溝洫植榆柳故曰井田廢而胡馬南馳也

紀京邊造銃臺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於神砲今神砲已貯而銃臺未築是有用之器置之無用之地也詢歷覽海島見濠鏡澳夷所築銃臺制度極精大約造之城上於城頭雉堞之下做一石竇以便

發銃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銃之伸縮真堅固之極活動之甚比之寧遠銃臺專爲佛郎機等銃用者大不相同今京師及邊關險隘之處宜倣此式造之

紀採神砲

神砲出自紅毛夷國今廣東濠鏡澳夷亦能造之此實天意假手澳夷以固我金湯者前廣東所解頗少以未有處置澳夷故廣東不敢擅而夷目不肯應也今邊疆如此則需用尤甚宜請宣諭澳夷咨兩廣總督擬價酬之庶多多益善而我封疆皆堅壁矣

紀造鳥銃

西洋鳥銃其製甚精今廣東澳夷與近海之民俱倣而造之獨官司不能取耳其銃長六七尺孔竅甚巧發之直而利遠射的百發百中且一亩九子以九子連發可殺人於百步之外洞穿堅壁一彈可殺數人勝奴之弓箭數倍實一可當百者倘造數千亩以爲搗巢先鋒仍募粵兵

教習練成一隊則強於壯兵十萬矣

紀造戰車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未得其妙以北方產無良木彼督造之人貪婪減剋又以朽腐爲之操練日久櫛風沐雨比至乘車而戰非衡軸折則輪轂裂爲誤甚大平日費財造車臨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粵東所產紫荊木質實而性勁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值亦與檀榆相等請派定一車之式鋸爲條方採運前來不過度嶺一日畧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徑至通州造爲戰車則堅固渾厚保無決裂以四年一採五年一修所節省公費亦甚不少真愈於一年一造而無實用者也

紀製牌兵

夷虜所恃者惟弓與馬而我之罷駑不能當其電掣我之弱鏃不能當其雨箭利鈍甚相懸也等兀朮拐子馬惟岳武穆得以制之無非斫其馬足已耳愚請練兵牌以拒之浙兵多用圓牌

而形短不能蔽體卽西兵用挨牌而性剛不能當鏃惟粵東之長牌以沙桐木爲之包以皮革則其質輕舞運可以如意其性柔又箭鏃不能破裂粵兵演牌左手執牌右手持刀可以蔽人體可以斫馬足與烏銃夾隊列爲前鋒真破奴之上策也粵東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勁於奴而長牌勝之

紀軍器

軍器乃闔鎮之精銳遼之精銳盡矣今欲整器械匠作何以招徠物料作何置買牌弩有益於遼亦今日之急務司兵者當亟考求而置辦之

紀砲

車砲不便又改爲騾砲似稍便矣然一人騎馬又一騾馱砲遇敵人下於馬砲下於騾然後量藥春底裝子蓋口剪線插線用火繩以箭則十矢可發以馬則里許可到矣前柳河之渡棄千

餘驟砲不能發一也人知火器爲極迅之物不知火器乃極鈍之物故不得已於關城議用中等擡砲每砲兩人擡一人賣藥子兼裝然幸關內外所備諸等之砲儘多足用先爲裝就三千隨所向稍鋤地卽厝放雖遇敵數萬每疊用不過二三十砲豈十餘疊尚裝換不逮乎又恐不能及身則用小鎗佯北誘近或入面埋伏忽起攢打乃有濟否則凡一切火砲旣不能移而就人人必不愚而就砲總飾觀虛具未有一效者

其鳥鎗改爲三眼鎗者亦以一砲可發三耳然總要制之如法放之使熟或馬或步必以五六百爲五六疊無不濟不接庶得益耳

火藥於收硝之時原有四等有牙硝有盆硝有鹽硝有礬硝冒收濫價十已無七後庫與局局與營三爲申弊發十分之硝已欺其三三製十分之藥又欺其三及各營赴領而又半藥半折局官復以充新製今若欲查藥先要各營以火器若干列之循環簿不論大小各件止以用藥多

寡分別等第一日演放通用若干每月演放幾次而藥可定矣聲聞耳察而演放虛實又可定矣不然製藥收藥領藥之虛萬千不貲也

馬政議

夫車兩價取之近畿現取現給而馬驢料價協濟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地隔三千里取經半年馬驢頭鬻妻賣子賠墊不足先年河南黃巡按請爲對支之法時以地畝驛傳錢糧分屬戶兵兩部不便通融抵對未經部覆而止後有任推官而力行之者今協濟州縣代本地州縣解錢糧而本地州縣代協濟州縣給馬驢價每馬減貳拾兩每驢減壹拾兩以其所減免民之

加派以其所抵對救驛之賠累引而伸之何必
差討驛騷 題叅煩聒也

正德年來積有一千餘萬之馬價自萬曆十八
年借起至天啓五年借盡爲戶部借者一千餘
萬爲工部借者八十餘萬

戶工兩部歲入以百千萬馬價歲入止四十餘
萬乃反借馬價銀一千餘萬久假不歸至各鎮
議馬價復專責之兵部而兵部復轉責之太僕
寺各鎮議撫賞戶部又責兵部平給兵部原無

絲毫錢糧太僕寺又自給之不暇而斷不能爲
兵部代給致 欽賞擔誤邊兵乘以鼓噪

祖宗設三大營以操練巡捕營以備盜四衛勇
士通州張灣奠靖旗手等營以固京城內外軍
十餘萬隸職方武庫等司馬四萬餘隸太僕寺
車駕司軍糧馬料三十餘萬隸戶部太倉每歲
馬缺 補隸山東河南北直三省每歲馬到寄
養隸近畿富戶總謂京營轄之總督協理巡視
科院乃行之旣久罔寺職生馬俵寄烙兌而糧

料開住不知駕司職歿馬驗割給單開支而椿
朋銀支解扣給月日不知下糧廳職支給扣截
而以倒走變納之月日爲料草支住之參差不
知駕司馬政一官職掌不修一至于此

祖制各營馬匹每年春秋季終歇操太僕寺擇
日會馬政主事京營科院大烙每年缺額補允
以夏冬季終太僕寺會馬政同烙每倒走被盜
買補則馬政驗送問寺逐日零烙今乃變春秋
兩季之烙而爲年終之總烙日久毛長印沒倒

走無稽故有臨烙而報倒者有臨烙而報病瘦
變賣者准令大烙之制仍復春秋二季而補烙
之制仍以秋季總督查題本部覆補夏冬二
仲太僕寺取馬夏冬二季會部補允以爲春秋
二操之用

准令馬政行每營置印信循環簿二扇以半月
一轉報銷前件而倒後血皮定以三日驗割驗
割決打責成馬政一人各衙門俱以文移相報
使軍無所藉口軍貧冒領者責官官賄申隱者

扣糧匿皮不報者不准 題補

祖制各營馬隊官軍每歲出朋歲以六個月爲率每月都指揮指揮一錢千百戶鎮撫七分旗軍五分遇馬倒失貼助買補又一款各營遇支放糧料折色之時預將應出朋銀官軍姓名并朋銀數目造冊過部轉送戶部照數扣除有餘方行給散不足下月扣除其扣過銀兩戶部印送過部轉發太僕寺收候買馬支用蓋以匹馬百金而量追朋銀互相覺察而止追六個月者又寓優恤于覺察之中令戶部扣解者又省侵尅于追徵出納之際也至中軍千把等官原係衛官撥管營事指揮千百戶鎮撫以實職支俸薪于本衛而不更以虛銜支馬於該營又

祖制也乃黠者捏指軍名隱冒騎馬而近復簧稟當事人給一馬則又異矣

祖宗立法令各州縣輸之又令各軍選服習之令厠寺催解養允之又令馬政十年換單稽覈之以三十八年換單之馬迄今十九年不換而

馬倒不報徒蠹太倉草料支料無憑徒苦奸胥
魚肉甚哉換單之役不可以已也乃向來換單
者或總發該營層累而下之有一單而費至貳
叁兩者或馬政親發馬無所印記有一馬而騙
十餘單者

紀馬

大敵在前用馬爲急張家口潘家口插又嚴禁
部落不許市我是虜知重馬戎心叵測我惟有
招買之一法耳必大發駟牧之金慎選勤幹之
官見買脹壯之馬乘秋冬之便俵給兵丁始可
以濟燃眉之用若按成法守公令則緩不及事
何以爲衝突之資

遼東孳馬

對戰必籍于馬而販馬必資于餉蓋以餉而入

奸商既喜侵分以爲利以馬而散兵丁又苦牽累以爲害是以日販而日不足以壯營伍然則必何如而可蓋販馬不如養馬養馬不如嚴法一兵給馬隨以食給兵兵不飽馬轉以飽已且無事而馳驅日遊市路之中夜其槽櫪之餒必責在營將與千把總倘有倒死本軍究治營將千把總賠償督責嚴則馬自壯

儲馬

山東山西河南鳳陽一帶多植榆棗廣開牧場

給以馬種春秋課養務使人馬兩驗肥瘠定其功罪公馬不許私貿郡馬不許外借若是則馬始集

紀倣京營覈倒馬

京中三大營每歲終查叅倒過一分將卽有罰今不歲限一分卽月限一分則二千餘馬一營亦止可倒至二十匹然果月倒一分不十月便倒盡耶此後月限二釐歲限二分踰二分中千把百罰賠至三分將官罰革不亦恕之甚乎又

三大營馬一年倒死者軍買賠至三分二年納椿四兩五年納椿二兩五錢十年一兩五錢十五年納椿一兩今卽不能如此倒賠量以一年賠椿三兩三年賠二兩三年賠一兩不亦恕之又恕乎如此限制亦使人稍有傲惕然猶恐不數年而馬倒盡矣至馬之不飽者何故弊在尅芻料則三大營亦有年終點烙打瘦馬之法今按季烙之印分上中下三臚印上臚者免責印中臚者責限下季改印上臚印下臚者責卽押喂壯一月復點改印上臚否卽要買賠法雖嚴矣然必買芻買料運而給之恐無飽期也必須以屯濟其七八以採佐其二三五萬餘馬實可省餉百萬餘未有既不進取又不就地辦芻料而坐困天下之理馬之所以不堪用者何故不練不堪用也

紀關門市馬

內開十五兩四錢者直可十兩上下十四兩六錢者直可七八兩十二兩者直可六七兩耳而

且多有三四兩加塗馬之類者及問其所委則
廣寧官也其家人及其商伴皆云每馬以十兩
十一兩買者爲頭號開十五兩四錢八兩九兩
買者爲二號開十四兩六錢五六七兩買者爲
三號開十二兩再問商伴各號併原價亦不直
者何也答云此馬非與夷人對買者凡夷馬一
到先儘本地營路及將官之販馬者揀去好的
餘始爲本地棍商以貨抬買如馬一匹實直八
兩者本地商以貨抬笑十兩十一兩買之因勒
我等照抬筭價實實充銀與渠轉買而我亦多
開十五兩四錢以領官價其實直原只八兩而
已耳嗟乎本以彼地揀剩之下駟復經幾層手
增幾番價以騙我上駟之直奸商卽乘人之急
而邀之不應多冒至此

滁州復馬政

高皇帝擇水草豐美莫過滁州平定天下多倚
此馬今牧夫亡牧田亦亡坐兩太僕于醉翁亭
畔歲課二十萬金不過遣一戶部司官足矣竊
意畱種馬如故必倍解京之獲策應中原冀非
三秦以次悉復矣否則臨敵易將忌也臨陣買
馬謂之何哉山海關馬瘦甚寧遠不然以有騎
戰馬斬之令也然則馭之有方矣生之豈無道
哉

茶馬

茶法馬政所以羈縻西羗資藉騰驤所繫豈細故哉迺近日茶法之敝也河州一司極矣非低惡以售欺則濡滯而不至遂使馬政之壞也小則馬缺舊額大則番肆陸梁嘗竊議之其原皆起于該司官吏之需索常例常例既得則茶之好惡不問而商人攙和之奸行矣攙和木葉濫惡相欺遂致總理通官入司揀擇恣其去取而法已陵夷矣又有土著商人豫先盟結總理將

好茶寄頓中途惡茶運到司庫稱堪中馬以欺
監收及至貯庫或二三年不卽領出而又復以
好茶變賣得價再賄總理通官矚當官庫缺茶
故率遠番馬票赴討茶篋齊稱某茶可堪給借
止准一照以俟商茶到還臨至還茶則遂措索
遠商無所不至于是遠商苦累或告寬限或告
改司或告二引而止運其一沿途私市所不能
禁沿途攙和又所難知是以遠商土商茶無不
惡而總理番頭入司揀茶越無顧忌甚有領茶

出司嫌其惡而焚之訖然以去者此卽駑駘且
不可得而尚冀其驕驕乎故司馬者但得番不
擇茶卽我又何敢擇馬弱病老弱但求充數而
又有牙行索賄番族老曰未老病曰無病又有
委官憚苦守候老者亦領病者亦領惟利是求
苟且完事方卽倒死途中安望列成雲錦且累
年茶缺不得一馬以致領馬官軍千百成羣作
耗地方倉廩枯竭竭苦未可言此馬政之壞先壞
于茶法者也至于苑寺之馬舊制原自赴領而

二十年來改令佃戶運解強有力者賄脫窮無力者領焉喂養無料有未解而先歿者解至少費有刁勒而不收者先歿者責之賄不收者責之換而有變產鬻妻子不足以償一馬者矣則庶幾不歿而逃逃則屯荒屯荒則糧缺此又馬政之壞貽害於屯政者也今宜于俵中之法著爲功令重私茶之禁恤遠商之苦嚴革常例之索申禁惡茶之叅禁土商而絕其結拜之情懲總理而嚴其揀茶之令牙行取具結甘而責以

賄補委官派其輪領而紀以功過苑寺之馬仍赴領于河州六所之軍量輪派於經管實茶屯地若干編定佃戶若干苑寺領馬人到該佃戶同領馬如此則茶不病商番不缺馬苑不累屯其於軍國有攸賴矣雖然竊於馬政抑有說焉嘗讀詩曰駉牝三千又曰駟駟牡馬周禮曰種馬一物又曰凡馬特居四之一夫種卽牝特卽牡也又有曰執駒謂羈繫無令近母恐傷其血氣也又有曰攻特謂其蹄齧不可用故驟之卽

俗云駟也蓋古人之用馬於戎田齊道之間者未嘗不牝牡並用而特止居四分之一其有攻之者亦無幾而駒則執之云爾今世馬惟用牡所以駕乘而征戰者未嘗用牝而其所爲牡者又往往去其勢而絕其生道皆如俗所爲駟馬者如此則中國之馬安得蕃碩而九邊所爲茶中于諸番者又悉惟駟馬是市而牝不與焉間有得牝且旣生駒則又從而變價以備他用馬政不舉武備不脩曷足怪哉夫就茶中論則牝之價輕于牡卽就馬論牝之才力未始無超於牡者今不程馬之才力而槩棄其牝何說也且自昔天馬皆稱西極其種旣貴以黠番之智恐亦正不欲吾得其牝者並不得其牡之原者以蕃孽息而種相庶也而吾乃習焉而曾不覺遂不能爲孽息乃以自蕃而必年年資藉於彼是吾之須馬更有急于彼之須茶亦大非計之得矣今宜于中國急懸駟馬之禁萬一蹄齧不馴者始攻之而俵中于番者則牝牡兼收駒產於

營者則驗印以給而又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辨
四時之居治設巫醫之士史其任回政者又必
秉心塞淵無疆無期無邪無斃之選如此卽龍
媒天駟林林朝野於以馳騁四夷可矣不然者
西番各族雖爲中國藩籬實爲韃虜耳目畏威
韃虜歲貢漆巴其本心也若附順中國偵探虜
情不過利吾撫賞資我茶斤耳一旦撫制失宜
反肆搶掠肯爲我禦虜耶又肯常以馬易吾茶
耶故茶法馬政不但相關實諸番叛順之原也

茶馬之例到持番夷巧計

祖制茶一千斤必虧其數示番虜珍且重也其
法大壞于憲胥悉予虜虜與番番無所求于我
而求虜又預買三年之茶以防中國之覺知豈
惟不求我也而且不畏我蓋余與永平鄭兵使
商之兵使秦人也憤懣之甚又慮寧遠太紛華
宜約節衣止布帛食止米穀而中朝貴人更勿
作山人薦剡以混登壇其言絕痛惜乎歎矣



